

世無風雨

王世豪

70年3月25日

北極星聚會的時候，賴仁淙決定要我接下詩社第十九年的社務。面對北極星十九年來光榮的歷史和北部大學詩社重鎮的地位，心情無寧是極其複雜的。淙叫我學習獨立，摒棄雜務，對詩更須細嚼慢嚥，多讀好詩，多多感受，用愛來寫詩。

「詩將是我終生的戀人」，我如是寫下。

70年4月11日

清早同伊伊至「圓山」，爲了稍後的青草地烹飪比賽準備。看她洗菜的背影，倩倩巧巧地彷彿牽動了心底的什麼，有一點點疼痛，却又心甘情願的承受着。比賽的開始有些混亂，太

家都像想像中的大學新鮮人般笑鬧者……比賽同預期一樣沒有得名。和王先灝參加的民歌比賽却拿了重唱第一名，不枉費我們昨夜在解剖教室前被潑水的努力。

晚上到聯副聽「巨人的心靈」專題演講，余光中滿頭銀霜談生與死的邊際，一大堆人專心聽講，身旁一個氣質靜謐的女孩沉沉睡去，也和大家一樣頻頻點頭，心情不知爲什麼地愉快了起來。

今天才知道她那個克拉克的事，覺得聲小力微，黑暗已逐漸成形……

70年4月29日

一位學長。談他走基礎醫學的抱負，真正地開始思索一些切身的問題，自己現在這種樣子，六年後怎麼當醫生？想不出答案來，那種強烈的挫折感和一下競選班代失敗時一樣地包圍住我……

清晨兩點，ICRT的輕音樂令人精神一振，想到學長們也必曾著急地探索一些事物，似懂非懂地追求愛與美，他們頭破血流的样子想必比自己滑稽。

對自己無可救藥的樂觀感到得意。

70年5月2日

下第七首「致伊小箋」：
每夜，總以不被允許的角度
偷偷望妳……

於誤入的小徑上
獨自感受妳步履的餘溫
用心模擬妳身旁的影子
學習遺忘幸福

今夜，以整條江河的手勢

70年6月10日

昨天老猴生日，一大堆人。他是進北醫後我的第一個知友。我們有許多共同點，也有許多極端不同的地方，爲自己AB型的衝動性格感到憂慮，必須嚴以律己才行。

昨天送她一本「蓮的聯想」，扉頁上書中我最喜愛的「滿月下」：

那就折一張潤些的荷葉
已一片月光回去
回去夾在唐詩裏
扁扁的，像壓過的相思

「蓮的聯想」融滙了古典和現代的意象，可以說是縱向繼承了中國古老的抒情傳統。余光中這本詩集清新美麗的境界和鄭愁予的「錯誤」「天窗」「客來小城」一樣，都盈溢著詩詞小品中的婉約淒美。

突然發現進北醫到現在，詩風已從洛夫，羅門超現實的爆炸意象和強烈

一路呼喚一種聲音
妳不回頭的名字
伊伊……

70年5月26日

晚上七點在二一〇四，「繆斯的夜宴」六度推出。在燭光和音樂中心情獲得暫時的透明。看著前排歷屆社長舒笛、林野、南方雁、陳耀炳、李新久……感到自己責任的重大。

語言張力過渡到唯美抒情了。舞劍的燕人竟成爲一介遲遲的儒者，不知是好是壞？

70年6月12日

我未曾戀愛過，所以失戀只不過是受創傷的代名詞罷了。

「只把愛情認作一種動情的感受，而想沉緬其中，並不是件容易的事。除非一個人以極大的努力發展並獲得建設性的人格發展方向，否則一切愛情上的努力註定失敗。如果他沒有愛鄰人的能力，沒有真誠的謙卑之情、沒有勇氣、信心和格律，他就無法在自己的愛情中獲得滿足。」E·佛洛姆如是說。又想起羅智成的「寶寶之書」

我們必須在長大之前
展開我們的戀愛

詩，就像那個女孩
讓你愛，却不一定讓你了解
而唯一可以了解她們的方法
只有不去了解

是的，不去了解，只去追求。

新舊任社長交接的時候，我如是說。涼過來拍拍我的肩膀，「很有侵略性」會心的對我笑了笑。

曲終人散，開始面對一堆燃剩的蠟燭和雜亂棄置的物事。

回家的時候，百米道上的風又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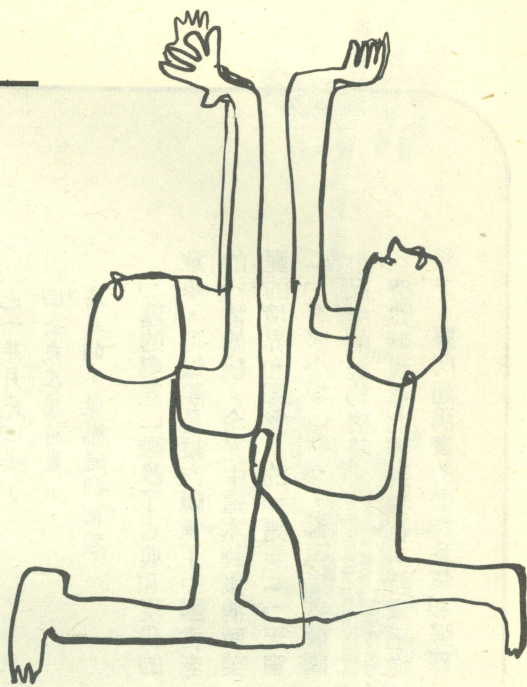
這種理性與美的矛盾，彷彿當初知道說過「你要去女人那邊嗎？別忘了帶著你的鞭子。」的尼采是死於神經性梅毒時一樣強烈。

70年6月14日

Romeo and Juliet 的最後一幕，當那好心的僧侶目睹一切慘劇的發生，他頓足捶胸地說：「這種超乎人類，不可抗拒的力量，把一切的計劃都毀滅了！」

當初，是誰第一個把星星們掛上去的？

既對美麗的星辰懷崇高的憧憬，人，怎麼可能不失敗？但這份憧憬美好的心靈往往使人否定了自己，承認自己的渺小。由於能否定，所以能觸及自己本身所沒有的美，如是展開的苦惱，可以淨化提昇自己的靈魂。理性



和內在慾望的交戰，結果也自然因人而定，但是結果的道理是相同的：

人類永遠有與美同在的願望

永遠追尋另一種源頭

永遠期待

永遠愛……

70年6月16日

歌德和夏綠蒂的往事促成了「少年維特的煩惱」，但這終究是人和人之間的情感，貝多芬長相醜陋，但是如果聆聽他的田園，特別是第二樂章，在小溪潺潺的水邊，彷彿音韻將你溶入十七世紀的歐陸林間，悠揚的號聲此起彼落，一羣天真的少女赤足體會著早晨露珠尚未逃去的沁涼，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何嘗不能感受到人與大自然的和諧律動？二隻交錯滑過的小舟，同樣在湖面留下記憶的年輪，雖然只是寫在多變的水上，但是如果經

過彼此心靈的閱讀，又何嘗不能永久收留？何嘗不能在妳不經意造出的俳句中逐字讀出四季的風情？

70年7月1日

一大堆人接受聯考的煎熬。想起自己唸乙組的日子，夢想成為文化史上的一尊銅像。當我得知最喜歡的文學將成為一大堆考試的範圍，竟「失足」到了醫學院。這樣也好，到了北醫看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人，覺得十分對胃口。

嘗試一系列有關花卉的詩作。「金急雨」定稿如下：

也不過輕輕唸了遍妳的名字

兜頭就潑上一身洗不掉的陽光

對風，是不是也這樣？

為什麼他的手指一撩撥

妳便耐不住異然的寂寞？

描寫自己一次路過 金急雨花下的驚喜，當晚心情大好，頗有「花雨繽紛入夢甜」之快意。

70年7月4日

耕莘寫作班開課，雅蓉在散文組，我填的是詩組，却被編入小說組，人生地不熟地又被推選為組長，十分抽象。二年級接掌詩社覺得力不從心，暑假必需好好充實自己。不力求點表現，到時候在人才濟濟的北醫可能罩不住場面，這次一個月的「職前訓練」對我而言實在是有太多意義的。

70年7月12日

寫作班來聖心女中舉辦文藝營的最後一天。和管管大蓋特蓋到清晨三點發現我們最大的共通點在於愛看那些帶點鬼氣的漂亮女孩子。

寫作班的課程緊湊，主辦者顯然花了一番功夫。其中除了各類文學表達的呈現外，最吸引我的是一系列的國劇課程，除了晚上聽戲外，更開始積極涉獵這方面的書籍，生、旦、淨、末、丑每一個角色都讓你留下深刻的印象。那些自命前衛滿嘴專有名詞的現代電影工作者和愛好者可願回頭看看老祖宗豐富的寶藏？

70年7月31日

寫作班的惜別晚會今天舉行。昨天下午知道自己的詩得了第一名，同時覺得假裝出來的鎮定十分虛偽。今天下午又知道散文組雅蓉得了第一名，自己撿個第三，錦上添花一下。倒是身為鳳舞舞組組長却連篇極短篇都馬虎了過去，對不起連日辛勞的楊老師。

晚會七點開始，和其他的惜別晚會一樣，多少沾染些離情依依，「一飲一啄，莫非前定，同舟共渡，俱是因緣」更何況大家相處了不長不短的一個月。

晚會開始了一半，我溜出去寫了一幅海報送給同組的同學留念。今宵別離，莫忘珍重再見。明晨晨起，且祝風雲九天。

70年9月30日

女青會迎新，朗誦鄭愁予的「賦別」，P.P.幫我伴奏以及和聲。好喜歡的一首詩，鄭愁予用深入淡出的筆法描寫一個有風，有雨的夜晚以及一段可能會經刻骨銘心的愛情，不落痕跡的描寫留給讀者無盡的回味……。

像最後的幾句詩：

這次我離開你，便不想再見你了，

念此際你已靜靜入睡。

留我們未完的一切，留給這世界，

這世界，我仍體切地踏着，

而已是你底夢境了……。

對曾經失意過的人們來說，實在熟悉不過。

P.P.的本名叫段德厚，是一個受人喜愛的泰國僑生。據他說P.P.分別代表Pleasure & Pain，也是他獨特的人生觀。他一年級的功課不太好，顯然是無法適應，但是他力求上進，現在終於上了軌道。P.P.彈得一手絕佳的熱門吉他，更有作曲的天才，只要吉他在手，周圍的人必定耳福不淺，一把鋼弦吉他及一隻巴西小烏龜是他自稱的「弟弟」和一張未婚妻的照片（一個恬靜的女孩）一同伴他離鄉苦讀。

今晚是P.P.的二十歲生日，直到我們臨上場不久前我才知道，輪到我們表演時我將消息透露給大家，這羣甫至北醫的女孩表現得相當人情味，這種溫馨的感覺使我對學校又一次的正

面肯定，祝福你們！祝福P.P.和他遠在異國的未婚妻！

70年10月28日

今夜的雨讓人心悸，這種生命的律動已好久不曾領會了，握筆的手幾乎不能自己，清晨近三點時心情逐漸澄淨，成詩一首。既於多雨之夜揮就，且定名為「多雨書」，這是寫給Charina的第一首詩，覺得詩風又在做鉅大的轉變。

昔我往矣

楊柳依依

今我來思

雨雪霏霏

詩成之後，和這十六個字一同夾在日記本裏。

70年12月14日

詩社主持的「現代詩週」已經結束，開始看文藝沙龍的「散文週」了。文藝月的反應不如預期中熱烈，令人遺憾。北醫人特殊的文化型態令人難以捉摸，只希望大家數月來的努力多少有點成果回饋。無論如何，我們認為這是應該做的，我們將盡力而為。

70年12月31日

西曆年的除夕，沒有任何的年節氣氛。

應人報四版邀稿，寫「千峯雲起」一文，作為舉辦「當代文藝月」的一

點點個人感想。

回想文藝月開始前後的種種困難和自己的言行。當我們遇到一個棘手問題，往往會有不同的兩種態度，一種是攻擊製造出難題的那個人（通常可以找出來），一種則攻擊問題本身。前者當然容易得多，又是難題依然懸而未決。似乎只有針對問題本身下功夫才是正確而有效的方法。對自己過去數週來一些衝動而自認是求好心切的言行感到遺憾。



71年3月9日

莫聽穿林打葉聲
何妨吟嘯且徐行
竹杖芒鞋輕勝馬
誰怕

一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風吹酒醒
微冷

山頭夕照却相迎
回首向來蕭瑟處
歸去

也無風雨也無情

（定風波·蘇軾）

人生的際遇是多變的，此刻放晴也許轉眼便是傾盆大雨。面對這種晴雨不定的天候，有的人抱欣賞的態度，所謂「水光潋灩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晴也好雨也好，隨遇而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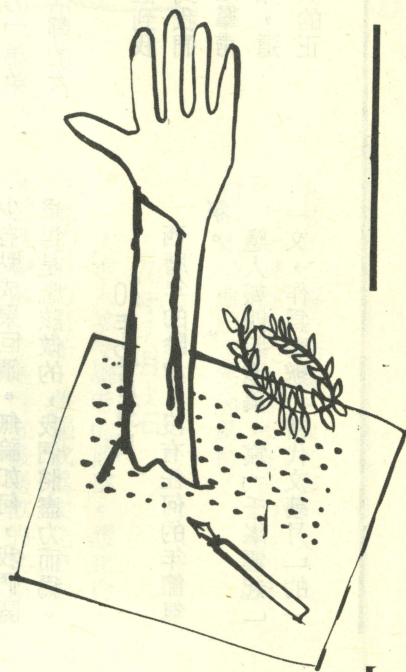
在呼嘯的海風中擁緊妳，Catharina
天上的星星開始流浪

71年5月9日

今生今世，我們再也不能
別離一如不能相聚

（不知名的航行，陳家帶）

從小就喜歡火車，想必跟家後那條廢棄的鐵路有關。喜歡聆聽它奔馳時規則的聲音，像一個數十年的老友，對你說的話只是沉默地點頭微笑，不置一詞。每次當自己的心情很好或很不



樣樣關情。有些人却是「也無風雨也無晴」的透著禪機，晴也好雨也好，心遠地自偏，其焉奈我何。兩相比較之下，仍屬後者較得吾心。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又何必汲汲相營呢？感情想必也是如此。

猶有最高枝
何妨出手遲

不管這次遇到的是何種類型的朋友，也不管他將陪你走到何方，旅程結束的時候，總有一種被人了解的暖意湧現心頭……

很高興她也有這種習慣。

車從台北到新竹再回到台北，意猶未盡的又去了趟淡水來回，陪她在貴陽街等車回家的時候，我憂慮的發現，已經無法再把她當成那個任性的小女孩了……

子夜二點左右成詩「風樓」，題獻給所有曾經的長安姑娘，一群曾是長

71年5月1日

坐在淡水——八里的渡船上，船尾飛濺起一片水花，加上遠處明滅的燈火，整艘船像一隻尾羽怒放昂首瀾步的孔雀了。其實我們何必如此行色匆匆，如果一艘滑動的小舟是隻天鵝，後者無非比較優雅；前者如果是個耀目的disco少女，後者就是個參加宴會身著晚禮服的貴婦了……。不討論夜色了，我們已達的目的是甫逝的夕陽。

回程的火車上，應允妳一方天地——一塊心中永遠的淨土，一處不容侵擾的樂園。我們將於其中播種耕耘一如初民，痛苦和孤獨永遠尋不到這裏……

71年5月17日

愈來愈喜歡六九一這個班級了，同學們的生活態度大不相同，有賭棍也有聖徒，有人自命是思想上的巨人，却在孤獨時自怨自艾是個情感上的侏儒，反之亦然。你可以同中上階層的朋友談論Gray's 某章節的謬誤，如果你高興的話，同樣可以和下半流社會草莽型兄弟把酒言歡。還有種隱士型的同學神龍見首不見尾，終年難得一見。有人穿Adidas配網球拍，有人著長袍，摺扇輕搖……大家各走各路，各得其所。

陣子鬧得他週圍的朋友威利誘相加，ARY更做哀求狀：「洪龜，你走了我們到那裏去找像你這麼好……喔像你家這麼好的場地？」

（現在終於沒事了，洪龜同學正乖乖的在家準備補考）

71年5月28日

第七屆「繆斯的夜宴」在二一〇四如期推出。籌劃了三個禮拜，千頭萬緒終將於今夜結束。今晚的情緒十分複雜，無法形容。過了今夜詩社將邁進第二十年，在「千帆之外」的朗誦

71年6月1日

又叫英雄木，最近才當選高雄的市花。

現在的心情無寧是不適合交談的，推開一堆分析講義一如推開外面喧囂的市聲。侍者在旁邊等候，我喜歡沉默和妳此際的凝眸，我們各點了一客。木棉花霎時開的滿山滿谷。

71年6月5日

• 星期六、微雨

（我們把新娘帶進多花的林園，然後溫柔的吻她……）

迷航

這不知名的星際某處
將是我們子孫的家鄉

聲中，社務移交給白明奇——一個一邊打著西洋劍，滿嘴「不要讓女人阻礙了我們的前進」的小伙子。他和我當初一樣憂慮自己的詩沒有別人寫得好，害怕自己的能力可能不夠。然而在這數週的共事中，我發現他擁有一群熱心的朋友——康輔、攝影社、杏聲的、以及那個令人印象深刻憨厚的大個子蔡篤。擁有朋友的感覺是十分溫馨的，大家沒有多餘的承諾，甚至不必任何溝通，當你迫切需要的時候，他們已經在那兒微笑著等候你了。

「多雨書」「雁字來時」雙雙獲獎

他們將赤足奔跑嬉戲

活潑而健康

成詩「迷航」彷彿向未知的迦南地出發中，火柱之外又看見穹蒼微微開啟的光亮，在人們急於辨認天空和天堂之際，從雲層中灑下一點點關懷，一點點愛……

夜色在我喜悅的足印中湮沒，

Catherina，妳十九歲的名字於我心中
靜靜飄落……

71年6月11日

「世事一場大夢，人間幾度秋涼」
事情變化得太快了，覺得陷入一樁荒謬的騙局，並且由自己親手導演。上

令人高興，然而今夜最令人愉悅的仍屬那一襲曳地的長裙和巧笑，明明生在軟紅十丈的人間却又沾一點點人煙的……令人不禁想起「春風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塵」的詩句。

71年5月31日·基隆車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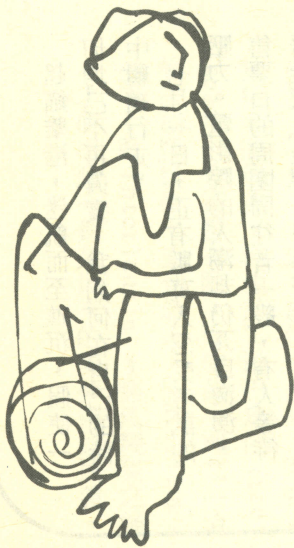
到雨港看船。

生平第一次承受女孩淚水的重量，
用我的左肩。

一艘船進港，雨不知何時又飄了下來。

完有機課後，乘車到河堤找阿盛，彷彿有一堆石塊鬱積在胸口，我需要一個傾談的對象。

阿盛對我突然的來訪覺得意外，我們坐在河堤上瞭望對岸以及閒談，我一直無法引入正題，話題愈扯愈遠。



阿盛是我幼時的玩伴，一起唸小學、初中，直到他因案入獄……提起那一段孟浪的往事，他又燃起了一根烟。於此不得不感激我的再造恩師郭修昇老師，一個混身活力的童軍老師。沒有他那陣子嚴格的督導，現在的我不可能是一個醫學系的學生。郭老師於我重考那年在高雄車站因車禍過世，留下我一輩子心底最深的感激……。

天色漸漸暗了，發現沒有必要教朋友分擔自己的痛苦，阿盛回去照顧他的小攤子，我背著書包回家。

71年6月21日

畢業典禮，一些大官加上一堆無意義的承諾。明天開始期末考，破天荒的一科都沒準備好，覺得在作賤自己，但是能夠成熟得發現自己的不成熟竟然也有一絲絲的快感。彷彿等著觀賞一場精彩好戲，又突然想起一個故事：一個終身以娛樂別人為業的小丑，一生中博得最多笑聲的那次表演，却是在他感到極度悲傷而不禁嚎啕大哭的時候。

人們總是因為拒絕扮演自己而被定罪，異鄉人其實並不寂寞。

日日深杯酒滿，朝朝小園花開
自歌自舞自開懷，且喜無拘無礙
青史幾番春夢，紅塵多少奇才
不須計較安排，領取而今現在

想起上個月沒寫完的那首詩：

如果必須起錨離港

今夜如何

浪的千髮挽我

像妳一陣頑皮的啣咬

一些齒痕，深又不深的

如果等待是有益的

就點一盞燈吧

在我們熟悉的防風林

小屋的門旁

這件事大概跟這首詩一樣，寫不完了。

71年7月1日

願世世代代成為和睦的鄰人

吾們的後裔在斷橋兩岸嬉戲終不相識

(忘川流域·林野)

起錨離港，迷航而至礁沉，假使一切均已不再真實，我如何在自己的詩中繼續行走？

七月一日，正有數萬人忍受考試的壓力。電影院的人潮却仍兀自洶湧，售票口的周圍同往昔一般，有人等待著什麼。是的，等待著。然而告訴我，Catharina，等待愛還是等待傷害？

「佔領，然後超越。」安德烈·紀德說的。但是，奈帶奈諷，被一再佔領，然後超越又如何呢？

不再寫太多的情詩了，雖然也許有一天我終將遇到那名命定的女子，但是無妨，任何文字上的虧欠，將以一生一世的至情彌補完全。雖然不知道她是誰？在什麼地方？在遇見她之後，我必停止流浪……。

忘川流域

